

陈瓘(1057—1124年),字莹中,号了翁,北宋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省)人,元丰二年(1079)殿试第三名(探花)。生活中的陈瓘为人谦和,“性闲雅,与物无竞”,而一到了朝堂之上,他却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刚直不阿,仗义执言,《宋史》称他“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另一书生,凛然不可侵犯。

陈瓘 忠信担当为已任

王硕新

见微知著 深谋远虑

陈瓘不仅有勇,敢于同权臣斗争,更有谋,对事物有敏锐的眼光,善于深谋远虑。

有一年,他从湖州掌书记任上奉旨入京,觐见皇帝,刚到宫门口,就听说了一件事,皇帝下旨命尚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将之前大臣们的上书、被皇帝退回的奏折全部收缴回来。

陈瓘一听,急忙找到宰相的属官谢圣藻,举出蔡京上疏请求诛灭刘摯等人家族的旧事,警告他说:“这一定是奸人计划的诡计,如果将来出了变故,这些奏折就会被人篡改当作证据,中书省更是难辞其咎。”谢圣藻闻言吓出一身冷汗,赶忙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宰相,然后把上缴的奏折全部抄录了副本,保存在三省之中。

后来,蔡京的党羽果然想通过欺诈诬蔑以掩饰过失的言辞,结果由于有这些副本的存在,无法消灭罪证而未能得逞,那些正直的大臣也由此得以证清白,没有遭到陷害。

邹浩是陈瓘的好友,哲宗时遭到贬谪。宋徽宗赵佶继位后,陈瓘推荐邹浩回京任右正言。有一天,徽宗和邹浩聊起当年哲宗立后的事。原来哲宗有一个儿子献猷太子,名茂,是昭怀皇后刘氏为妃子时所生的,在此之前哲宗没有儿子,皇后之位也还空着,邹浩曾三次上疏劝哲宗立刘氏为后。说起这段往事,徽宗再三地嘉奖赞赏,后来又问及谏书在哪里,邹浩回答说:“已经烧了。”

退朝后,邹浩将这件事告诉了陈瓘,陈瓘急得直跺脚:“谏书你给烧掉了?灾祸恐怕就要从这件事开始了,将来奸人随便捏造一封谏书,都将无法分辨真伪了!”

没过多久,蔡京得势,他向来忌恨邹浩,就命他的党羽伪造邹的奏疏道:“刘氏杀死卓氏而

夺走卓氏的儿子,欺瞒人还可以,怎么可以欺瞒得过上天呢?”徽宗下令调查,邹浩无以辩驳,最终再次被贬为衡州别驾,诸州通判,不久又被放逐到昭州,结局就像陈瓘所预言的那样。

陈瓘在通州时,张无垢入朝为相。张无垢对陈瓘极为赏识,想让他来帮助自己。为了保证政令畅通,张无垢抛开三省六部的旧制,新设了一个行政机构取名政典局,负责接奉圣旨,发号施令。他还想以陈瓘所著的《尊尧集》中的论述作为施政方针,命陈瓘将《尊尧集》修正好火速送京。

突然受到如此的厚待,个人早就受宠若惊了,陈瓘闻讯却不住地摇头。面对政典局十万火急的催促,他只好写了一道奏章,用黄帕封好,要求他在皇帝面前拆开。来人很是不解,说:“直接向政典局表达就可以,何必上达圣上呢?”

陈瓘说:“我很不得能直接呈给皇上亲自看呢,只是没有得到皇命,不可以乱来。张无垢担任宰相想有所作为,不在三省公开施行,却设置政典局来任用官员,当成私事来办,别人肯定会怀疑忌妒。恐怕《尊尧集》还没有送到,张相等人的地位已经动摇了,要离他们远一点还怕办不到,何况是给他写信呢?”

不久,果然如陈瓘所预言的那样,张无垢被罢黜。此时众人想起陈瓘的话,不得不佩服他的见识。

内省自责 知过必改

陈瓘富于斗争精神,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从不放过,同时也善于自我反思,对于自身的缺点错误,同样深切自责,不吝改正。

宋元丰八年,陈瓘任礼部贡院检点官时,与校书郎范祖禹同宿舍。有一天,两人闲聊时,范祖禹说:“颜渊不迁怒不贰过的品德,只有伯淳才

后,提拔“踢球高手”高俅做了太尉。

与高俅同时期的李邦彦,出身卑微,但是他踢足球的本事非常大,技艺娴熟,自封外号李浪子。因为球技不俗,李邦彦得到宋徽宗的垂青,不断升迁。《宋史·卷三百五十二》记载:“宣和三年,拜尚书右丞;五年,转左丞。”时人称其为浪子宰相。在金兵大举进攻汴梁时,李邦彦力主割地议和,造成北宋灭亡。

重要礼乐项目

宋代除了皇宫官府有足球表演的专职人员外,民间也不乏高手,球场林立,踢者如云。司马光的《东城丝网蹴鞠红毬,北里琼楼唱石州》,描写的是城里人踢足球,陆游的“乡村年少那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说的是乡村人踢足球。梅尧臣的“蹴鞠渐知寒食近,秋千将立小鬟双”,描绘的是踢球已成为寒食节约定民俗。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城,“蹴鞠,打球,射水弩球,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可见足球在宋朝的普及程度。

当时宋朝还有齐云社,相当于现在的足球协会或足球俱乐部。《水浒传》第二回写道,端王邀请高俅下场踢球,高俅不敢,端王说:“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伤。”陈元靓的《事林广记》也有诗曰:“四海齐云社,当场蹴气毬,作家偏著所,圆社最风流。”比赛时球队分为左右队,每队最多达16人,队长称为“球头”。胜者趾高气扬,风光无限;输者垂头丧气,黯然失色,队长的脸上还要被抹上白粉。场外观者云集,人山人海。陆游有诗描写道:“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蹴鞠时场边有万人观看,可见蹴鞠活动在当时的火热情形。

蹴鞠在宋朝时,不仅仅是体育娱乐项目,更是朝廷的一项礼乐项目,在很多重大场合,都有蹴鞠的表演。《宋史·乐志》中提到,宋朝每逢春秋节三大宴会,要进行一系列的礼乐表演,其中第12项表演就是蹴鞠。史载:“诸王赐食及宰相筵设,以蹴鞠为乐。”《宋史·礼志》中还记载,宋朝在招待金国的使者时,也在宫廷中表演蹴鞠。可见,蹴鞠在宋朝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礼乐项目。

蹴鞠起源于战国,经历朝代发展,到了宋朝,发展到了高峰。作为中国古代较为著名的体育项目,蹴鞠不仅是中华文明史中一个灵动的文化元素,更被学术界和国际足联公认为足球运动的最早起源。

“节哀顺变”用于宽慰 遭父母之丧的友人

许晖

节哀,节制悲哀;顺变,顺应变故。今人使用“节哀顺变”一词时,常常有一个重大的误解,以为所有的死者家属都可以用这个词来表达慰问之情。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不懂得这个词的特定内涵。

“节哀顺变”一语出自《礼记·檀弓下》:“丧礼,哀戚之至也。节哀,顺变也。君子念始之者也。”此为本书起始的第一段话,这一节总论孝子遭丧之事。之前我们讲过,“孝子”的本义不是指孝顺父母的儿子,而是用来称呼父母去世后居丧的儿子。

东汉学者郑玄注解道:“始犹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伤其性。”唐代学者孔颖达的疏则更为详尽:“丧礼,哀戚之至也”者,言人或遭灾,虽或悲哀,未是哀之至极。唯居父母丧礼,是哀戚之至极也。既为至极,若无节文,恐其伤性,故辟踊有节,裁节其哀也。故下文:‘辟踊,哀之至,有算,为节文也。’所以节哀者,欲顺孝子悲哀,使之渐变也。故下文云:‘节哀顺变也。’所以必此顺变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伤性,故顺变也。”

这一大段注疏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人生无常,总会遇到灾祸,但所有的灾祸之中,最悲哀的莫过于父母之丧。父母过世,悲哀至极,如果不加以节制,反而伤害了父母赋予自己的生命,此即所谓“念父母生已,不欲伤其性”,因此要制定礼仪,行之有度,节制悲哀而顺应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

第二,“辟踊”即为制定的礼仪之一。“辟踊”意为捶胸顿足,是哀痛至极的表现,因此辟踊要“有算”,有数限,甚至规定了具体的捶胸顿足的次数加以节制,比如王九踊、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之类。

第三,“慍”指心中郁结,已经比悲哀的程度要轻,节哀就是要顺着孝子的悲哀之情,渐变而为“慍”。此外还有种种“节文”(节制的礼仪)的规定,兹不赘述。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节哀顺变”并非可以用于对所有死者家属的慰问,而只能用于慰问遭父母之丧的友人。韩愈所著《顺宗实录》载,唐顺宗驾崩前留下遗诏,其中说:“古先哲王,明于至道,莫不知其终以节文,顺其变以节哀。故存者不至于伤生,逝者不至于甚痛,谓之达理,以贯通丧。”诏示继位的皇帝“顺其变以节哀”。这是关于“节哀顺变”内涵的最清楚的解释。

今人参加葬礼,再使用“节哀顺变”一语来慰问死者家属的时候,应慎重考虑是否符合死者的身份。

语词精奥

拒谢私恩

刚正直言

宋元祐四年(1089),陈瓘出任越州通判。当时蔡卞为越州太守,素闻陈瓘的才名,很想收为己用,于是便有意多加笼络。这个蔡卞很有些背景,他是大奸相蔡京的胞弟,还是名相王安石的女婿,要是靠上这样的大树,仕途肯定会一帆风顺。然而陈瓘却认为蔡卞心术不正,不想与他同流合污,于是多次以患病为借口,要求辞官归隐。陈瓘宁肯官不当,也不与看不上的人靠近,这让蔡卞颇为不爽。

宋哲宗亲政后,起用章惇为相。章惇十分器重陈瓘,在进京的路上,把他请到车上征询他对于朝政的意见。

陈瓘问他:“现在天子让您执掌大权,敢问您要做什么事呢?”章惇说:“司马光一党奸邪,清除其余孽是当务之急。”陈瓘说:“您错了,如果真这么干,恐怕将失天下之望。”章惇大怒,说:“司马光毁弃王安石新法,另搞一套,乱政误国,如此不算奸邪又是什么呢?”陈瓘毫无惧色,反驳说:“不了解人的心迹,就怀疑人家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没有罪证,就指责他人奸邪,盲目治治才是最大的误国。当今之急是消除朋党,公平持正,才可以救弊治国。”章惇虽然十分气愤,但也不得不佩服陈瓘的胆识和学识。

建中靖国元年(1101),陈瓘被任命为右正言,后又升为左司谏。御史龚夬因弹劾蔡京误国,被蔡京一党驱逐出京。陈瓘闻讯大怒,直接上疏宋徽宗,义正词严地说:“绍圣以来七年间,有五次驱逐朝廷大臣的事件,被罢免放逐的都是与蔡京持不同政见的官员,今天又要驱逐龚夬,公理何在?”

崇宁元年(1102),陈瓘任著作郎,后改任右

宋代盛行蹴鞠

宋朝是全民踢球,从皇帝高官到平民百姓无不以踢球为乐,足球运动风靡全国。陆游有“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的诗句。

北宋初年,蹴鞠为军中的一项重要重要体育活动,皇帝尤其钟爱足球,既是球员,又是球迷。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宋太祖蹴鞠图》,为宋末元初画家钱选临摹宋朝画家苏汉臣之作,描绘了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大臣们一起踢足球的情景。

钱选,字舜举,号玉潭,湖州(今浙江吴兴)人,与赵孟頫等合称为“吴兴八俊”。钱选擅长人物、山水、花鸟等题材,尤其是人物画风格古拙,笔墨工整且质朴天真。明代文人唐文凤曾作《题蹴鞠图诗》云:“军中之乐谅亦宜,青巾白袍大耳儿。历年三百开洪基,紫衣穆穆穆容仪。荧煌烛影难逃讯,黑帽绿衫燕尾眉。翩然对蹴手挽衣,相业曹随继肃规。昭辅大面兼丰颐,侧身注目从旁窥。太祖粗俗纷鬓丝,平生羔酒香凝眉。衣色淡黄巾色绿,石脚并肩立不移。是中老茁白髭,姓名未识知为谁。”说前面踢球者为赵匡胤和弟弟赵光义,后面观球者为大臣赵普、楚昭辅、党进、石守信,从中可看出宋朝足球之热,普及程度之高。

蹴鞠,既需要个人娴熟的球技,更需要团队的默契配合。这幅表现帝王生活的绘画,没有描绘威严与奢华的宫廷场景,而是一幅轻松、日常的运动场景。让观画人很容易跨越时空感知到北宋君臣同乐、感情融洽、祥和闲适的气氛。

衍生“球贿”之风

宋朝皇帝爱踢足球,也喜看足球,据《宋史》记载,宫中举行重大活动都有足球表演。一些善于投机取巧的官员就利用足球“行贿”,博得皇帝的欢心,以求升官发财。

宋太宗时有个张明,虽出身卑微,但球技高超,经常陪太宗踢球,太宗非常喜欢他,封他为供奉官。《宋史·王荣传》记载,监军王斌与王荣要好,向皇帝奏本说张明不满右骁卫大将军王荣,诬陷王荣以报私怨。经下枢密院调查都不属实,宋太

《宋太祖蹴鞠图》



古代足球运动看宋朝

郑言

我国古代称足球为“蹴鞠”,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踢足球是在2300年前的齐国都城临淄。《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说的是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到齐国游说齐宣王连横抗秦时所见到的情景。当时的足球是用毛发充塞,到了唐朝则改为充气皮球,里边用猪膀胱做球胆,吹满气封上口,外边再用八片厚皮子缝起来。宋朝的足球运动规则更加完善,其蹴鞠制作技术也有了进一步提升,工艺精良,已接近现代足球。

宗龙颜大怒,大骂王斌,说“张明起贱微中,以蹴鞠事朕,洁己小心,见于裴流”。宋太宗不仅没有责罚张明,还“赐芳明缙钱、束帛”。

北宋真宗朝宰相丁谓擅长踢球,他用一首蹴鞠诗总结球技说:“鹰鹞胜双眼,龙蛇绕四肢,蹶来行数步,踉后立多时。”可见其球技也是十分了得。南宋刘敞的《中山诗话》载,秀才(有说是进士)柳三复也擅长踢球,他得知宰相常在相府后花园踢球时,便天天去园外等候,寻找机会。终于有一次丁谓用力过猛,将球踢飞墙外,柳三复如获至宝,头顶着球入内求见。只见柳三复纳头便拜,头上将球即刻转到肩上或背上,头抬起时,那球又翻到头上,拜揖再三,那球始终在头、肩、背之间旋转,不曾落地。丁谓叹

为观止,不禁连连称赞。柳三复趁机将诗文献上,被留作门客。

宋徽宗赵佶堪称足球高手,他在皇宫里成立了一支拿国家俸禄的专业球队,专门陪他踢球。小说《水浒传》有一段文字描写尚为端王的赵信踢球的情景:“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穗绦。把绣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绦儿边。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伴随着蹴气毬。”正在踢得难解解之际,一个球飞来,端王没接住,滚向了人丛里。“那高俅见气毬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一看此人踢球本领不在自己之下,便让他来一起踢。“才踢几脚,端王喝彩。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样,这气毬似鳧胶粘在身上的。”端王顿觉找到了知音,等他当了皇帝